

谢默斯·希尼的注视

□戴从容



谢默斯·希尼(1939.4.13—2013.8.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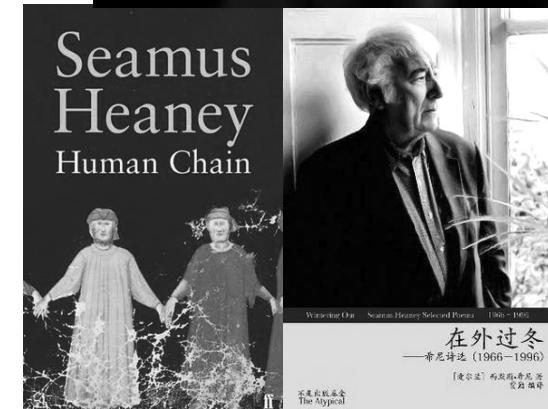
第一次见到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是在2004年,他出席第19届詹姆斯·乔伊斯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作为压轴戏,他在简短的致辞后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那次有两件事打动了我,让我决心回国后好好读他的作品:一是虽然希尼当时已名满世界,却一点儿也没有所谓的明星气场,满头的白发和儒雅的笑容处处流露出对生命的从容和洞察;二是全场数百观众自然流露出对希尼的尊重和爱戴。这次会议有近900位与会者,并且不都是学者,还有艺术家、作家、中学教师、学生和各种文化人,但是所有人都对希尼表示出由衷的敬意,都柏林本地人更把他视为自己民族的灵魂。什么样的诗人能够赢得这么多人的爱,征服自己的民族?这让我对面前这位轻声细语的诗人产生了好奇。

读了希尼的诗歌和文章,才意识到感动我的地方也正是希尼诗歌的魅力所在。希尼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是“他的诗作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这几句话可以说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希尼诗歌的主要特征。前半句点出了希尼诗人在内容上不仅有一般诗歌中常见的对自然和自我的抒情性描写,而且也有对爱尔兰的民族矛盾、对诗歌在当代社会中的责任等伦理问题的认真思考,并且这些思考绝非随声附和的道德说教或者蜻蜓点水似的道德姿态,从希尼的诗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内心的迷茫、挣扎、探索和顿悟。希尼用大半生思索着这些世人认为已经被解构了的、过时了的伦理问题,坚持诗歌不仅是生活的点缀,而且是生命的见证和纠正,这让他的诗歌格外掷地有声。

“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指希尼诗歌的艺术特点,点出了他如何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神奇,如何在当代人的生活中看出历史的延续。希尼的诗歌大多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物入手,但是希尼独特的目光总能让他看到日常事物中包含的生命内涵,看到今天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普通事物其实是几千年人类历史和传统的积淀。通过揭示当下和平凡中深邃的历史和宇宙内涵,希尼的诗歌实现了莎士比亚所说的“点石成金”的作用,使看似浅薄局促的俗事俗物展现出诗的永恒和自由。

希尼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特殊的生活环境。作为1939年出生于北爱尔兰郡乡村,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的天主教徒,他不可能不面对20世纪北爱尔兰爆发的一系列民族冲突。不过,矛盾的社会环境未必就能造就深刻的思想,希尼自己早期也写过立场大于思想性的作品。比如1968年北爱冲突升级后,希尼在《洞吓》一诗中直接骂那些庆祝威廉三世取得博因河胜利的新教徒是“一窝蚂蚁”、“贫民窟的老鼠”,说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仲夏的疯狂”,是“搅动过去品尝灰烬”。这些鼓动性诗歌后来在1972年出版《在外过冬》时都被希尼自己删掉了,希尼后来也对这种用“我们”和“他们”来为北爱社会划分界线,传递“派系冲突和暴力”的诗歌感到后悔。

在当时的北爱冲突中,做出简单的派系选择远比坚持个人的独立立场容易。由于渴望拥有自己的艺术空间,希尼在周围社会强烈的政治要求中不可能不感到沉重的道德压力。从性格上说,希尼那种具有高度道德感的人,这决定了他一生都不会离开爱尔兰,离开自己的同胞,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他很快就对那种简单的政治选择产生了怀疑,并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而这带给了他巨大的内心冲突,最终外化为半夜站在他身后的鬼魂。这些在派系冲突中被射杀的鬼魂满身是血,厉声指责他逃避自



《手挽手》英文版

己的责任。同样的幻象折磨了希尼整整12年,直到1996年的《酒精水准仪》中希尼才最终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希尼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队工人被蒙面武装分子拦下,蒙面分子让天主教徒站出来。队中惟一的天主教徒在犹豫之后还是站了出来,但最后他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被杀死,被杀的反而是他的新教工友。希尼讲这个故事时强调的不是最后的屠杀,而是天主教徒站出来时,他的新教工友悄悄拉住他的手。在相似的历史事件中把目光转向不同的细节,显示出希尼后来更关注的是“生灵之间的同情和保护这一现实”。不过希尼诗歌更大的魅力在于他通过一系列诗歌准确记录下了个人在历史变化中情感和思想的挣扎与改变。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个体命运与群体命运之间的关联,以及个人在群体中对自身信念的探索和坚持。如果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应该是自己民族的诗人,那么希尼既就既属于爱尔兰,也属于这个世界。他在坚持关注自己民族命运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一命运中包含的人类共同的命运。

希尼的视野来自他独特的“注视”方式。在诗人希尼的眼中,各种事物既有其独特之处,也是人类历史、精神、习性、传统的积淀。因此从父亲挖掘马铃薯这一日常行为中,希尼看到的是祖父挖掘泥炭、自己挖掘文化等不同时代行为之间的延续性。当下的行为既是过去的延续,也将在未来重现。这样,有如时空隧道被希尼的目光打开,历史和当下交织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也鲜活地存在于当下。

事物身后的深邃内涵总能让希尼深深感动。《来自冰岛的明信片》描写了“我”用手去试温泉的水温,当身后的向导告诉“我”英语“微温”(lukewarm)一词中的“luk”就是古冰岛语词中的“手”后,“我”在一瞬间感觉到水的手掌压在了“我”的手掌上。此时希尼感到的不仅是“我”的手掌与水的接触,还有数千年来无数人的手掌与水的接触。在这数千年中,人与自然一起生生繁衍,就像法国诗人拉马丁所希望的“愿这些苍松翠柏、笑容可掬的山丘/都有那良宵

的回忆存在”,不变的自然看似与人类无关,却镌刻着人类古老而漫长的活动。湖水将古人与今人联系在了一起,历史在具有共性的人类行为中重现。

正是这种诗人的目光让希尼随意描写着身边普通的事物,描写削萝卜刀、钉耙上掉下的齿、救火员送给他的头盔,描写滑冰、劈柴、坐地铁,早期作为乡村诗人的时候,希尼还刻意与传统的田园诗歌相反,描写乡村生活潜在的危险和死亡,到了后期,希尼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从容解读身边的常物琐事,从容地描写普通的日常生活,赋予它们人性的或文化的深度。希尼称这种审视事物的方式为“上帝看生活的方式”。此时的希尼已经不必刻意去寻找那些戏剧性的事件,他有了自己的目光,也有了自己的深度。

1981年后,希尼开始在哈佛大学、纽约的福特汉姆大学等美国大学学习和执教,1989年又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大西洋两岸和爱尔兰海两岸不断往来。在这期间,希尼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探讨诗歌在当代社会的作用,这些文章显示出希尼在这个诗歌日益被边缘化的时代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坚信。

希尼拒绝诗人追逐时尚,迎合社会,坚信“那些有意识地拒绝顺着公众看法波逐流的诗人,缪斯女神就会奖赏他们,让他们生出潜在的力量,做出对共同苦难的真正诗性的表达”。但同时,希尼又坚持诗人必须介入社会,用诗歌对社会做出纠正。这种纠正并不是简单的道德宣传,对此希尼有非常巧妙的比喻。他把社会比喻为一架天平,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使这架天平左右摇摆,而诗歌的作用就是在轻的那端加上分量,使天平保持“某种超验的平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诗歌要为弱势群体说话。

之所以要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希尼坚信诗歌的作用就是避免“意见一致这个保护伞”,避免社会只被一种声音主宰。诗歌所生出的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包含着众多的力量,一种声音和力量的专制显然会把其他可能性排斥在外,甚至牺牲弱小者。因此希尼提出,诗歌应该代表一种与复杂现实相对应的“包容广阔的意识”,帮助人们在所谓正义的力量中看到可能包含的压迫,在所谓邪恶的力量中看到可能有的人性,以此对抗公共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不宽容。诗歌是“被警见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被掩盖了的东西揭示出来。因此即便在爱尔兰民族冲突中,希尼要讲述的也不是冲突双方的对与错,而是在冲突中那个不顾宵禁去酒吧喝酒、被自己人炸死的邻居。

2006年中风后希尼减少了外出,但这没有妨碍他在2010年出版了新诗集《手挽手》(Human Chain),强调弱者的互助和对社会正义的要求。8月30日,谢默斯·希尼在都柏林去世,但如果人有灵魂的话,这位心怀社会的诗人不会离开。就像他把去世的父亲描写为“从远处孤独地(向此世)遥望”,相信希尼也会从远处注视着他所爱的人们。

据我所知,先师袁可嘉是国内最早译介谢默斯·希尼(又译希尼)的人。他译的5首希尼的诗发表在《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上。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选》(1988)选用其中4首,同时收录王先生自译的一首《警察来访》。我1987年起师从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所做的第一篇自选作业就是关于希尼的,我打算从最近的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回溯,以期熟悉20世纪乃至整个英语诗歌传统。该文后来在《环球》1990年第3期发表,又在希尼获得诺奖当年(1995)及其后稍加补充,应约分别在《外国文学动态》《出版广角》《文艺报》《诗刊》《文艺界通讯》和香港《诗双月刊》上发表。1991年《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了拙译希尼诗6首,并附评价文章一篇。此前,我已与希尼通信,征求他许可发表拙译。他来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对其诗作的主题予以解释,还说要让出版商给我寄一本他的散文集《私人之见》。也许出了什么差错,我始终没有收到。翌年,拙译希尼诗入选《外国二十世纪纯抒情诗精华》(1992)一书。稍后,我与柯彦玲合译的希尼诗论《深入文字的情感》(有删节)在《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1993)一书中发表,由于编辑作弊,柯彦玲的名字被替换成他人,以致《希尼诗文选》(2001)选用该文时仍以讹传讹。

1995年,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内媒体和一般读者的关注对象。多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其作品,但一听说是诗歌,就纷纷打了退堂鼓,不肯多出钱购买版权,出版计划于是尚未开始便已结束。不过,各种外国文学和诗歌报刊照例还是要热闹一番。除了上

希尼在中国

□傅浩

几家报刊发表了拙作介绍希尼的文章之外,《出版广角》1996年第6期还同时刊发拙译希尼诗6首;《世界文学》1996年第1期同时发表黄灿然译希尼诗19首、拙译20首,第5期发表拙译希尼获奖演说《归功于诗》;《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发表拙译希尼诗15首;《诗刊》1996年第2期发表拙译希尼诗34首,是集中发表最多的一次。现在看,拙译还有许多不满意甚至谬误之处,一旦有机会重刊,我会再认真修改。

吴德安等译《希尼诗文选》(2001)是国内购买了版权出版的第一本希尼作品选集单行本。其中,《归功于诗》一文的译者参考了先前问世的拙译。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该书对于国内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希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今网络发达,有关希尼的信息应有尽有,也有业余译者尝试着翻译他的作品了。有关希尼的学术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直到2006年,才有李成坚的英文专著《爱尔兰—英国诗人谢默斯·希尼及其文化平衡策略》问世。近年来,以希尼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诗人逝矣,但这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而是标志着重新认识的起点,因为其诗不朽。

眼离

□【爱尔兰】谢默斯·希尼

水草、匆匆而去的被搅动的沙粒、
阴暗而无阴影的河流本身。
整个下午,热浪在台阶上颤动,
空气——我们在其中直面我们的眼睛——
颤动,
好像代表生命本身的曲曲折折的象形文字。

三

从前有一回我那没淹死的父亲
走进我们的院子。他曾去河岸边
一块田里给土豆喷洒农药,
却不愿带我一起去。马拉喷雾器
太大又是新型的,硫酸铜有可能
烧了我的眼睛,那马是生手,我
可能会惊了马,等等。我朝屋顶上
一只鸟儿扔石子,随便为了什么,
同样也为了听石子的咔啦啦响,
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在屋里,
从窗口看见他,目光散乱,
垂头丧气,没戴帽子显得古怪,
他的脚步失控,他的惊魂肯定。
他在河岸上拐弯的时候,
那马发了呆,直立起来,把大车
和喷雾器等一切颠倒了位,
于是整套马车跌入了一个深深的
漩涡,马蹄、链条、车辕、马身
和马具,全都跌下世界,
那顶帽子早已欢快地沿较平静的
水域漂流而去。那天下午
我面对面看见他,他向我走来,
拖着出自河里的湿漉漉的脚印;
自那以后,我们之间就
再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可发生了。

(傅浩译)

注:①盖尔语,意为“野牛岛”,爱尔兰西北部沿海一岛屿名。
②拉丁语,意为“明亮、光辉、晴朗”。

《普希金全集》:为经典传播再添砝码

□陈建华

普希金在俄罗斯文艺史上的地位无可动摇:他是俄罗斯民族文学孜孜不倦的开创者,人们推崇他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作品不仅数量难估,且涉足各式文体:诗歌、小说、戏剧、游记、杂记、文学评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无愧于“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桂冠,同时也具备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见识和广博。《普希金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对普希金一生作品成就(包括书信与书画集在内的)的全面译介,提供了普希金作为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艺术家的不同面貌。

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贡献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诗歌,无论是个人抒情诗还是政治叙事诗,都注重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完美结合,如果说民间口语是他最亲近的语言的话,那么,他将这种触觉点化为俄罗斯语言精华的宝库。作为中文版,可靠的译介是保证其质量的首要因素。《普希金全集》汇集了我国翻译界的名家,所选用的译本也经过一再筛选和考量。比如普希金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分别是目前国内一流的俄语译者力冈、冀刚翻译的;诗歌的译者也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翻译名家。普希金一生有800多首抒情诗和10多部长篇叙事诗,他从个人体验、政治风云和自然风光等方面汲取灵感,创作的抒情诗清新优雅,笔力独特色而又寄予深邃的哲理意趣。《普希金全集》在第1、2卷抒情诗部分,收入查良铮(穆旦)、戈宝权、乌兰汗(高莽)等名家译作,他们治学严谨,学养深厚,他们的译本影响过好几代读者,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如乌兰汗译的《如果生活将你欺骗》《致凯恩》、戈宝权译的《致恰阿达耶夫》、杜承南译的《致大海》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译作读来感情真挚,语言韵律得体,文字朴实,是对普希金“明朗的忧伤”气质的忠实再现。

而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介更是难能可贵。这部小说创作于1823年至1830年期间,是普希金最负

盛名的艺术独创。这不仅因为该小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万千风貌,而且,它是由独具一格的“奥涅金诗体”写成的,这是对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传统十四行诗的借鉴,最终形成符合俄语音节和重音等特点的诗学体例,是普希金的成功首创。《叶甫盖尼·奥涅金》通篇由“奥涅金诗节”组成,这一诗体由三个“四行组”和一个“双行联韵组”构成,其中韵式纷呈,包括交叉韵、抱韵等,而最突出的一点是,“奥涅金诗体”将韵脚排列形式与每一行的音节数密切结合,其韵脚排列形式是ABAB CCDD EFFE GG,与之相应的每行的音节数目是:9898 9988 9889 88。严谨的诗体架构为这篇诗体小说的阅读提供了无以伦比的美妙享受,但同时也为译者预设了艰深的难题。译者王智量花费30余年,对400余行诗节一一对照,努力保持原诗的押韵规则,每一诗行中尽量做到四顿,用来表现原诗行的四个音步,全篇均以每行10个汉字译出,以求更接近原诗的节奏和韵律美。王智量热爱《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在翻译时追求“信、达、雅”的和谐统一,尤其是对“奥涅金诗体”在形式与节奏上的完美再现,为后世读者所享用不尽。此番全集收录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由余振和王智量在其旧译的基础上做的修订加工,译文质量精益求精,且收入小说附录三种,这在现今翻译界实属不可多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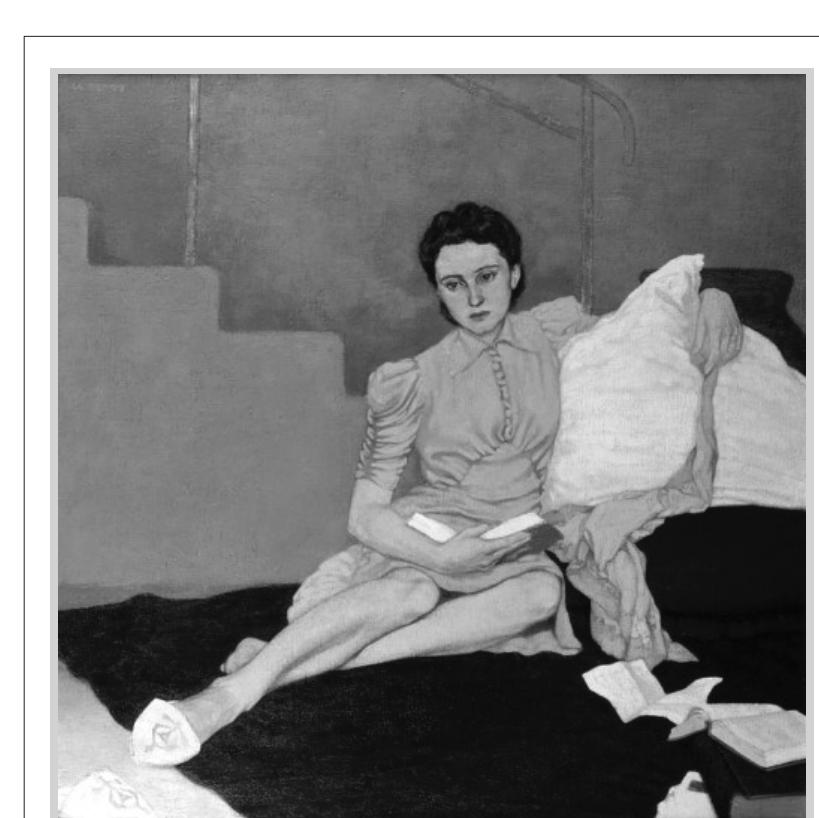
在充满动荡的短暂一生中,普希金始终坚持创作,尝试各式各样的文体来抒发胸臆,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可供继承的文学遗产。《普希金全集》除了展现普希金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面貌外,他作为剧作家、思想家、书画家的风姿也同样清晰可见。普希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用优美的散文体写成。力冈的翻译将普希金小说语言的清新明快、自然质朴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上尉的女儿》,这是一部爱情历史小说,是虚构与非虚

构的巧妙交织,小说使各阶层人物之间的微妙感情得以显露,更是以自然的笔调刻画了人性的真挚之美。同样,普希金戏剧创作的成就也不容忽视。诗体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在俄国文学史上被视为重要的现实主义历史题材的悲剧作品。该剧不仅展现了俄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皇权更迭的大动向,更细致描摹了人物的内心矛盾,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堪称佳作。

此外,全集另有书信集两卷、评论一卷和书画集一卷。书信集的译者吕宗兴、王三隆较好地保留了19世纪古意的语言气息。两卷书信集中收录有普希金给胞弟、双亲和妻子娜塔莉亚寄去的信函(他亲密地称之为“我的天使”),也有许多属于文人密友(如与恰阿达耶夫、维亚泽斯基等)之间的信息交流,其中还不乏与大名鼎鼎的茹科夫斯基、果戈理的通信。这对学界来说是珍贵的一手资料;对读者而言,这些书信令普希金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普希金文学艺术的立场与观点在其书信中已略有所见,而他的评论集则使人得以直观他个人的文艺倾向。尤其是,普希金的评论语言风格幽默,毫无晦涩之嫌,且十分启迪人心。

最难得的是首度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普希金书画集,该卷译自“世纪上迄今为止最全面和集中地介绍普希金书画作品的一本书,共收作品422篇,可谓集其大成”。这些有关肖像、自然风光,室内陈设、动植物、武器船舰等众多主题的描绘,有时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由于普希金有许多草草勾勒的素描是在文学创作中穿插进行的,这就意味着许多画作隐含着他在文学创作时的思路变化和写作心理的延展。

普希金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家,



爱尔兰画家路易·勒·佩雷奥格登作品《灰色女孩》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